



S 散文苑



X 新诗眼

湖边歌者

(外二首)

■ 王玉芬

歌声击中我
他的《黄昏》
我走在黄昏里

太阳卡在高层建筑的凹口处
天空像失了火
殃及湖水

走在黄昏里
李公堤的树影，二十七岁的歌声
回了重庆老家

失去双臂的歌者
用脚点击手机屏幕的歌者
父母双亡只有老外婆的歌者

扬州瘦西湖，周传雄的《黄昏》
也曾击中过我，但不及十六年后
我是如此心空，心痛

正午的鸟鸣

急切，热烈
都有倾诉的欲望，表达的权利
樟树的枝叶编织的网
疏密有致，恰好过滤
正午的阳光，稠密的鸟鸣
倾泻，然后碎银一样跳跃
适时填补，公园里
此刻的空旷，寂寥
叽叽喳喳，喳喳叽叽
就像清晨湖边的歌手、乐队
夜幕下的广场舞
从早到晚，这里都有声音
替你表达出欢乐情绪
不用担心

意大利风情街

落日长驱直入
金色光芒也掩饰不住
空荡荡的荒凉
落满灰尘的街边桌椅，蓬伞
大门紧闭，窗洞全开的
酒吧，咖啡馆，文化工坊
享乐主义在这里销声匿迹
市场经济不解意大利风情
西方美学在此搁浅，良人错投啊
插着双翅的安琪儿，窈窕美丽的希腊神女
他们都在拱形桥上，四目相对
日益干涸的河，已没有多少涟漪
标志性的风车屋，哥特式建筑
好看，但挽不回什么
大势已去
如果此时落日已尽，整条街还没有人来
如果秋风送来的空气里有腐烂的气息
那么，你最好在这一切到来之前
赶紧离开

不必有来生

■ 吴婷

给我一间小木屋
再给我一个静谧的夜晚
月光只需轻轻地挂在屋檐
淡淡地洒下清辉
在蟋蟀声中听你娓娓道来
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
从遥远的国度
正跋山涉水而来
此刻月光如水一样流淌
流出一个深埋在异乡的秘密

曾为爱扑火
烧出了一双颤抖的翅膀
只因这火中有热烈的火焰
跳下去便一劫不复
深渊中开始炼起了长生心

为何不升起你的长发
你满世间地拖着它四处游走
它的负荷堪比两个小孩
你单薄的身躯
却爱上了这样的牵绊
你说苦，累，长辫子，都是自己选的
只有心甘情愿地携带着
你背负着所有的隐痛
最后这些痛成为你的垫脚石

你终于卸下了高跟鞋
打起赤脚
穿上平跟走上从来就不平坦的路
你说这让你想起
你十岁之前就是山里的孩子
就从来没有穿过鞋子
那时候多轻松啊
现在又回到了这轻松
这多像是在画圆
然后不停地从终点回到起点

你曾经对一个肩膀孜孜以求
你不知道你因此要付出全部
你以为是一座大山
靠过去才发现是一场虚幻
那些年少时的迷恋
终于铸成了半生悔恨
谁能在爱人的葬礼上
对其描述一生
谁就能够对着墓碑说此生足矣
来生再也不必相遇

桃源访幽

■ 蔡丽娟

一直对她不离不弃，后来还追随到了桃花源。她自由如风，谁能留住一阵风呢？这些故事在她的笔下凄美缠绵，或许遗憾也是另一种圆满。流浪半生，而后选择隐居桃花源，用天下第一泉酿酒藏酒，把酒文化做得风生水起。江湖酒令一出，响应者众多。她特立独行，目下无尘，孤傲且不肯变通，这是她独特之处，猜测也是她与乡邻始终处理不好关系的原因吧。她与左邻右舍常有矛盾冲突，据说最后一次和邻里大吵，甚至惊动了警方，因此一气之下弃屋而去。

同行者是张小砚的朋友，也是一位兰心蕙质的美女。她告诉我别看这几间屋外观不起眼，屋内装饰却颇有趣趣，有几个和她一样的独身女子一路追随着她，也常有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她在的时候这里热闹非凡。以往她去拜访，张小砚常邀她喝茶。那个冷傲的女子很少理会来访者，她算是个例外。有时聊天，有时对坐半天，并无一言，一切随心，但这里流水淙淙，凉风习习，总让人神怡心静。只今唯有草木深深，似乎在无声地缅怀故主。一张木桌在她的笔下出镜率很高，伊人曾月下独酌，也曾与三两好友小聚，一壶美酒，清风流水唱和，几丛桃花，滚滚红尘同醉。我一直觉得，桃花源在她的笔下灵气十足，却也不乏烟火味，令人神往。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桃花源毕竟不是真正的远离尘世，她和当地山民相看

黑牯

■ 黄正未



黑牯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春耕季节到了，黑牯要学着干农活了，经验丰富的队长蔡叔亲自担任教练。蔡叔将黑牯牵到犁前，把轭头套在黑牯的脖子上，右手扶住犁尾，左手拽着牵绳和一根竹枝，对着黑牯吆喝一声：“嘿嘻，蹭沟走！”

意外发生了！黑牯刚走两步，身上铁链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惊吓了它，它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可它越走得快，铁链就越响。突然，黑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撒腿狂奔，不管蔡叔在后面怎样“哇哇”地叫停都无济于事，黑牯像着了魔，一口气跑出了十多条田埂，犁摔散了，铁链挣断了，轭头也被甩在了一边。

黑牯跑累了，终于停下了，蔡叔气得两眼冒烟，他扛把锄头冲向黑牯，口中大骂：“我砍死你个畜牲！”我急忙把蔡叔拦住说：“它是被吓着了，不能打它。”

第二天，蔡叔接着驯。他在犁过的田里放上一副耙，给黑牯套上轭头，自己站到耙上，嘴里嘟囔着：“昨天的犁头轻了，拖不住你，今天看你还跑得动嘛！”他把竹枝一扬，吆喝一声：“嘿嘻，蹭沟走！”

黑牯刚一迈腿，铁链又响了，黑牯再次受惊，它拖着沉重的耙，照样狂奔而去，把蔡叔从耙上甩了出去，仰面八叉地躺倒在田里。

耙摔散了，铁链又断了，蔡叔从田里爬起，气急败坏地边追边喊：“今天不打死你这畜牲我不姓蔡！”

我再次拦住了蔡叔，又把黑牯牵到水草地安抚了一番。

第三天一大早，蔡叔又叫我把黑牯牵去，他说不信这个邪，还当真治不了一条牛！水田里放着一副大耙，耙上压着一块约有二百来斤的大石头。蔡叔再次给黑牯套上轭头，站在耙上扬起竹枝：“嘿嘻，蹭沟走！这下看你还有么招。”

令蔡叔想不到的是，无论蔡叔怎样用竹枝抽打，黑牯就是不动。一连抽断三根竹枝，黑牯还是一步不挪。蔡叔扔掉竹枝，拿来一根木棍，正要朝黑牯的后脚上敲打，不料黑牯来了个不进反退，将屁股往耙上拱去，把蔡叔从耙上挤了出去，它继续后退，耙被它掀

乡愁碎片

■ 湛念

(一)

袅袅兮轻烟，朗朗伴书声。记忆中常常会浮现家乡炊烟的画面，那时候每家每户都用土灶烧柴火，记忆伴着一缕缕轻烟一起成长。

小时候的家乡，大人们需要下地劳作，烟囡里的烟就是农家人的饭点。夏天天黑得晚，妈妈经常忙到很晚才回来，全家就着中午的剩饭剩菜对付下，而我常去爷爷奶奶家“偷”菜吃，没被奶奶撞见倒好，撞见了就会被追得满院子跑。现在奶奶已离开了我们，回想起来还是满满酸楚。

小学是在村里读的，学校的条件不好，教室窗子玻璃都是破的，特别是冬天，同学们都冷得瑟瑟发抖，农村小孩独有的取暖方式——挤暖——就发挥了作用，很多男同学用力往角落挤着取暖。冬天天气虽冷，同学们读书的热情却很高，每每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传出了教室，传到了教学楼，消散在田野中。

初中是在镇上读的，离家大概有七八公里，一般是骑自行车，冬天早上天冷霜重，迎着一股刺骨寒风，到学校手冻得都没知觉了。有时候也走路上下学，几个人一起聊着昨晚电视里的武侠片段，讨论着谁谁好厉害，放学路上沉浸在电视里，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田地里时常烧起的有机肥炊烟，轻烟袅袅，飘散开来，像是向我们诉说着时代的美好，只是初中毕业后，再也没见过这么美好画面了。

学生时光像一只手表，按着惯有的轨迹往前寻走，但我们行走走单调的学生时光多了些许色彩，一圈下来，也勾画出一幅独有的人生画卷。虽然只是回忆的简单记录，也是个人的五彩斑斓。

(三)

回去的是家，回不去的是家乡。去年家乡开展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受生计所迫，我11岁就放弃学业，去给生产队放牛。记得那天是大年初五，前毛哥带我去牛棚，前毛哥大我五岁，是个资深的放牛娃，他家的老母牛三年前产下一头小牯牛，小牯牛自打生下来就非常调皮，走路大多是横着蹦。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牛崽变成了大牯牛，而且脾气不但没收敛，反而越发淘气了，前毛哥管不住它了，急于脱手，却没人愿意接管。前毛哥对我说：这下好了，交给你了，就不知你余得何嘛？

说话间我俩走进了牛棚。牛棚是一间土墙屋，屋內一字排开五间牛栏，每间都关着一头牛。前毛哥指着最东边一间说：“喏，就是它。”我走近一看，天哪！眼前的一幕让我彻底傻眼了：只见牛栏里的牛粪一片狼藉，四面栅栏上也挂满了牛粪，牛栏中央赫然立着一头庞然怪物，怪物全身上下都被粪便包裹着，一些不知名的飞虫围着它的身体往来穿梭，它头上的两只长角上挂面似的挂着两排牛粪，犄角下面露出两只大眼睛，怯生生地盯着来人。再一看，牵绳也断了，鼻子上只剩下一截几寸长的绳头。好在前毛哥早有准备，他掏出一根新绳子，打开牛栏栓，把绳接上。我伸手接过牵绳，眼中一片茫然，前毛哥知道我不知咋办，教我说：“把它牵到前面水塘里洗个澡再说吧”。

我把大牯牛牵到村前的水塘里，再抓来一把野草，将大牯牛从头部到脚清洗了一遍，这才发现，好一头威武雄壮的大牯牛呀！它中等个头，全身肌肉发达，皮毛光滑，黑得发亮，它的脖子又粗又圆，面部轮廓长得非常匀称得体，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看，好像会说话一样，两只威武的犄角更是给它增添了不少的豪气。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当即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黑牯。

初春的正月，寸草未生，为了给黑牯增加营养，我从生产队仓库里领回几袋棉籽，用热水浸泡后喂给它吃。棉籽营养丰富，又可增强体质。晚上，我在牛栏里铺上厚厚的一层干草，这一夜，黑牯睡得好香。

整个二月，我日复一日精心照料着黑牯，黑牯虽然没有掉膘，还比先前更结实了。更令人欣慰的是，

乡愁是什么，是记忆里的零星片段，美好却只能停留在脑海里，怀念让你欢笑又泪流满面；是山涧流下的一塘清水，门前的一口小井，儿时的一群小伙伴；更多的时候是一幅幅画面，见证着家乡的变迁与发展。

(一)

三伏炎日，“双抢”当时。何为“双抢”，还得从家乡种的稻谷开始说起，农村一般种双季稻——早稻和晚稻。谷雨前后，早稻秧苗下田，成熟期在七十天左右，三伏天早稻成熟入仓，也是晚稻插秧的黄金时间，晚稻最晚立秋前插完，不然在稻谷抽穗期间容易遭遇低温天气，影响收成。从三伏天到立秋二十来天里，要完成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翻晒稻谷等农活，这就是“双抢”。

爸爸是个泥匠，一年到头在外做事，只有“双抢”的时候回家帮着做农活。每到“双抢”的时候，妈妈凌晨就起床，往往是割了上亩的谷子、拔了两三方秧苗天才刚刚亮，爸爸也是赶着夜色犁好田，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插秧了。

小时候最讨厌“双抢”了，天气热还要帮着家里晒谷子看谷子收谷子，家乡的房子都是挨在一起，爷爷奶奶散养的鸡，天上飞的鸟，都是我要防范的“敌人”；三伏天热倒还能忍受，最糟心是午后的阵雨，经常是谷子刚收拢盖起来天晴了，耙开的时候雨又下了。

我们兄弟姐妹大些，也能搭把手，帮着割谷子、插秧，我更喜欢打谷子，站在稻方的一角，双手用力后甩前敲的，看着敲下来的谷粒，满满都是快乐。插秧的时候很容易引来蚂蟥，不知不觉腿上搭了好几只蚂蟥，蚂蟥的唾液有麻醉和抗凝作用，在其吸血时，往往无感觉，等发现时它差不多也吸饱了，拔出来腿上全是血。